

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

五镇风情录

黎里：水乡客厅书写绿色答卷

本报记者 赵征南



烟雨黎里。(均汾湖高新区供图)

黎里在哪？

对吴江的出租车司机而言，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送你去黎里古镇。小桥流水、亭阁流芳、古宅流彩，灿烂的水乡文化在此处延续2500余年。“吴江三十里，地号梨花村。我似捕鱼翁，来问桃花津。”清代诗人袁枚的《黎里行》，点出了黎里的旧称“梨花村”。唐朝时，人们为感激地方官员黎逢吉对河道疏浚的贡献，将村名改为“黎花里”。随着人口的增加，又改称“黎里”。

然而，此黎里却仅是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先行启动区中“黎里镇”的一小部分。如果说黎里古镇是“小黎里”，那么黎里镇便是“大黎里”，行政区划上包含原莘塔、金家坝、北厍、黎里、芦墟五镇，上了年纪的当地人坚持认为，黎里就是黎里古镇，芦墟就是芦墟老街，五兄弟既大同也小异，各有各的韵味。

而对于近年来初入此地的“新黎里人”而言，他们更习惯将黎里镇称之为汾湖。汾湖，位于嘉善和吴江交界处，古称分湖，是春秋战国时期吴越的分界湖，因此又被称作吴越角，如今一半属浙江、一半属江苏。五镇合并后，成立了汾湖开发区，原本还同时成立汾湖镇。2013年，为传承“黎里”这一典型吴文化地名，汾湖镇更名为黎里镇。目前，汾湖高新区与黎里镇实行“区镇合一，以区为主”的管理模式。

在汾湖高新区（黎里镇）有关负责人看来，汾湖具备推进长三角城市群发展、长三角一体化和先行启动区建设的叠加机遇和优势。他表示，汾湖未来将全面做优“人居和营商”两个环境，全力做强“江南水乡客厅、高端智能装备集聚区和高铁科创新城”三大片区。

旧时的“分湖”正有成为“合湖”之势。

黎里古镇，有一本活着的“地方志”，他的名字叫李海珉。

初冬时节，告别城市的喧嚣，行走在古镇中心街，内心是难得的安稳和淡然。由于旅游开发较晚，这里看不到游客的熙熙攘攘，听不见商贩的卖力吆喝，出奇地宁静。

江南市镇，河网纵横，水多桥也多。古镇至今保存着8座原汁原味的古桥。站在石板上放眼望去，古镇的母亲河——市河两岸，粉墙黛瓦的民居静静矗立，老宅的屋檐下，连串的红灯笼为宛如江南水墨画的恬淡古镇增添了几分艳丽。

温暖的阳光下，盈盈市河水波粼粼。连小鱼儿也变得慵懒，在清澈见底的市河中缓缓游动。

可古镇文保所退休所长李海珉却闲不下来。

生于斯、长于斯，对古镇的守望深情已融入他的一滴血液。只要得空，便要在厚重的青石板路上穿行一圈。

生禄斋糕点店老板见到他，招手示意，乐呵呵地喊一声“李老师又来了”，他立刻走上前用吴依软语打招呼。古镇开发时，以宜居、宜业、宜旅为先后顺序，首要目标就是惠民，90%以上的商铺都由当地人经营，如今，这也成了古镇的韵味所在。

李海珉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。在他的印象里，小时候，古镇的夏天最为惬意。天还没亮，渔民就从周边的“水乡泽国”驾船而来，从河埠上岸，坐在茶馆里歇脚。边上的油墩子店，师傅将裹着萝卜丝、豆沙或肉馅的糯米团子扔进沸油锅里，炸得金黄。清香的热茶、诱人的油墩再配上一碗喷香的馄饨，渔民静待买家的到来。

渔船的前舱装满了水，野生生活鱼在里面蹦跳个不停；后舱则带来乡下的各类土特产品；有时还会带来鱼鹰。李海珉总喜欢提着篮子逛水市，说是替长辈买菜，其实更像是找个理由买零食——不同于现在流行的辣脚、老虎豆，他最爱的还是水冰的西瓜、香瓜和红薯。

“古镇的生活用一个字来形容，就是慢。”李海珉说，“古镇的老宅一般都会专门设计休息的场所，富裕人家要

有个后花园；殷实人家房子宁愿少一进，也得拾掇些花花草草，像个小花园；条件再差一点的，就在天井里养花种草；最不济的也要培植几个盆景。”

李海珉喜欢一个人走进狭长的弄堂，摸一摸斑驳的老墙，而后突然推开门窗，豁然开朗的老宅带来别有洞天之感。老井、破藤椅、几盆花草、雕花的木窗，都是弄堂深处绝妙的风景。

黎里古镇的弄堂堪称江南古镇一绝，115条弄堂似乎把古镇所有的旧时光都收藏起来。有分隔不同姓氏人家的明弄，有一家一户所用的暗弄。古镇的弄堂有三个特点：一是步步高。由于住宅一律沿河而建，为方便排水，第一进最低，以后次第升高；二是幽暗。“银不露白，暗可藏财”，主人家以暗为安；三是防盗，大多弄堂总要拐几个弯，而且是直角弯。

李海珉走出弄堂，沿河岸前行，爱国诗人柳亚子的故居便在眼前。他的文保路，正是从当上柳亚子纪念馆馆员开始的。

他指着不远处的廊棚说：“这些都是重建的。之前为了方便汽车运输，北岸的廊棚全拆了。古镇的前进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。”

李海珉说的第一个否定，便是廊棚被拆的上世纪80年代。当时，江南地区民营经济飞速发展，古镇也开始利用一些老建筑办厂。镇里填埋了不少浜兜，沿河一带的老建筑也被拆除，街道拓宽至5—7米，石板路变成了水泥路。

第二次否定，也是情势发展的产物。那时，古镇虽然大拆大建，但工厂依旧腾不开，处处受制，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去，在农村开辟新厂。这样，古镇的保护利用有了初步条件。

经济发达后，守护“根”的愿望越来越迫切。“我觉得，这是古镇的自我觉醒。”李海珉说。

“古镇的生活用一个字来形容，就是慢。”李海珉说，“古镇的老宅一般都会专门设计休息的场所，富裕人家要

胜村党总支书记沈雪林的电话。两村早已约好，这天上午开展每月一次的西菜花荡联合巡河行动。

两人入马在苏同黎公路的小桥上集合。这座连接两村的小桥，走路不过一分钟时间，过去却有如天堑相隔。两村联系极少，只有“出了事”才被动联系。

沿着防洪道一路绕行。眼前的西菜花荡，水面一览无余。对于水质，沈理军充满信心：“联合巡河效果很明显。今年夏天，往年经常出现的水葫芦疯长现象得到了遏制。”

那么，往年的水葫芦是怎样清理的呢？“主要靠风。风把我们这边的水葫芦吹过去，那就得他们处理。要是风向反过来，为难的就是我们。”沈理军的回忆让大家都笑了起来。

西菜花荡是两村共有的一处天然水域，共780亩，两村各占一半。说是两村共管的“界湖”，但过去由于管辖职责不清，这里相当于一处无人管理的“真空地带”。即便是请专业团队清理，由于双方缺乏互动机制，在河道保洁上各扫门前雪，互相扯皮、推诿的情形时有发生。

今年4月，两村的村干部都坐了下来，下定决心要改变这一局面。“单由我们史北村负责水面保洁，翔胜村负责监管，双月两村再交换职责。同时，通过每月一次的两村河长联合巡河，保证联合河长制的长效管理。”沈理军说，流动联通水域治理迫切需要合作，破解成本高、成效差的难题，“生态环境排在史北村中心工作的第一位”。

味蕾的记忆，最牵动人心

这种“一体化”不仅体现在行政层面，民间的交往也愈来愈密切。

年逾八旬的张舫澜是分湖诗社社长，还是非遗分湖吟诵的代表性传承人，收藏、挖掘、研究之际，也不忘传承。一有时间，就奔波于青嘉毗邻地区传播传统文化。“文化若不交流，固守在一个地区，便无法更新，扩大影响力，传承就会面临危机。”张舫澜说，就在前不久，分湖诗社的社员们与青浦美兰书法沙龙的社员们联手，一方以传统诗词吟唱、一方以传统笔墨书写，创作出70首诗词并形成书法作品，为祖国送祝福。

他还担任着芦墟山歌社名誉社长。每次青嘉三地歌友相聚都无比热闹，田歌、山歌、田山歌，各种唱法同场竞技。在张舫澜看来，最近大火火的“青嘉嘉”并不是一个新概念，长三角内的“小三角”一体化古已有之，三地百姓情感联系的纽带一直存在。

张舫澜是吴江知名的藏书家，藏书8890册。他的清河书屋内不光有明嘉靖袁仁《一螺集》这样的典籍珍品，还能找到《珠里小志》《西塘镇志》《平望史话》等大量与长三角相关的书籍。得知记者从上海来，张舫澜翻出了他在2007年为朱家角创作的系列诗《珠溪十咏》。

他的友人中，有很多都是少年时便结下了深厚的情谊，时隔五六十年，仍真挚如昨。

“小三角”区域内的学生素有自由择校的传统。张舫澜初中就读的分湖中学，同年级一共有16名来自青浦和嘉善的学生。他记得，西塘的同学会带来特色小吃八珍糕——把八味中药粉碾成末过筛备用；蔗糖加水适量，加热溶化成糖浆。按配方搅匀后蒸熟，制成条状，然后切成薄片干燥即得。

而芦墟与朱家角的同学互相串门时，对方家长一定会以蟹待客——张舫澜去同学朱爱华家，朱父头天半夜就提着灯去淀山湖里赶蟹，以小青蟹待客；朱爱华回访，张父则以汾湖特有的大小钳紫蟹待之。“那几次，朱爱华在我们家吃得特别开心，一直说，还是紫蟹好吃！”张舫澜想起这些往事，依然笑得合不拢嘴。

实在是，味蕾的记忆，最牵动人心。

- ① 古镇慢生活。
- ② 共享天伦。
- ③ 生态优势蓄势待发。
- ④ 智能制造。

① ③
② ④

古镇先宜居、次宜业、再宜旅

从靠风吹水葫芦到联手治水

2006年，李海珉出版了《古镇黎里》一书，为黎里申报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打下坚实基础。可就在同年5月，黎里与芦墟合并，成为汾湖镇。

“黎里连镇都没了，还拿什么去申报？”2007年，李海珉退休，为保护古镇，他四处奔走呼吁，寻找一切机会宣传黎里。2013年，黎里镇恢复建制。最终，黎里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，并增补进江南古镇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名录。

“希望黎里一直能够带给我们关于古镇的儿时记忆。”李海珉说。

“古桥、古宅、古巷、廊棚、河埠、商户……这一切都依托于市河存在。要是市河没了，黎里的一切全没了。”在李海珉看来，古镇的千年古韵之所以得以保存，最大的幸运在于，那条东西近2公里的“丁”字形市河好好地待在那里。

江南水乡，水在，魂就在。

打开黎里镇的地图，最显眼的便是星罗棋布的“珠链”。镇内水域面积接近40%，有多个村子和上海、浙江隔水相望。黎里镇探索跨界联合治水机制，边界河湖互聘联合河长。史北村党委书记沈理军便是其中的一位。

刚吃完早饭，沈理军便连忙拨打嘉善县翔



好风景带来的美丽邂逅

大厦。”潘华才说。从潘华才对汾湖的评价能看出，这场美丽邂逅或许并不是一个巧合，“好风景”引来“新经济”，这是必然。

除了美丽生态、悠久文化，吸引企业家的，还有优良的营商环境。汾湖高新区建立之初，就喊出营商环境向上海学习的口号。

12年前，金红萍带着她所创立的法兰泰克迁入汾湖，拿地建厂。她清楚地记得，厂址的周边，当年还是一片金黄的芦苇滩。

金红萍选择汾湖的理由，除了汾湖和上海较近的空时距离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——汾湖对企业的诚意。

那时，汾湖开发区初建，招商部门兵分多路，每周多次拜访周边市相关机构，走访一些意向外迁企业。获悉金红萍的初步想法后，汾湖招商局有关负责人鼓励她，“要做就好好做”，一下子批下50亩地。法兰泰克最初规模仅有10人，主营业务是代理英国品牌起重机械进口业务，如今已是上交所上市公司，自行生产高端装备，并跻身行业一线品牌。从建厂到改制上市，汾湖都会派人积极协助。

在金红萍的心中，汾湖政府部门一直以“店小二”的姿态，为企业提供优质营商环境。谈到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，金红萍内心更多的是期盼——“希望沪苏湖、通苏嘉甬两条高铁尽快建成，轨道交通在汾湖早日衔接，区域交通更加快捷。”

“企业员工能享受到一体化的公共服务，包括教育、医疗等。”“示范区统一建设标准，企业更加关心这是什么样的标准，希望这是‘就高不就低’，两县一区中最高标准。比如我去虹桥商务区办事，享受到的优质服务令人印象深刻，要是示范区的服务都能做到虹桥商务区的标准，那就太好了。”

“苏州的制造业配套非常成熟，工人素质有保障，成本相对可控，所以我选择在汾湖创业；上海是我求学的地方，那里有同学、朋友和师长，还有头部企业的集聚资源，所以我也经常出现在上海。”他说。

潘华才和汾湖的缘分始于一次高速公路上的美丽邂逅。“纯属巧合。”他说。

去年3月，急于在企业家父亲面前证明自己的潘华才，沿着长三角创业之地。那天，他驾车在G50高速上前行，内心略显焦躁。

行至汾湖枢纽附近，车窗外，唯美的水乡美景让他心中豁然开朗。抱着试试看的态度，他开出汾湖出口，沿着大渠荡生态公园绕行，车窗外的景色令人心旷神怡。

瞬间迸发的愉悦感告诉他，这就是理想的创业之地。“对于智能制造而言，我需要的不是新潮的环境，而是踏实、宜居，优美的环境能让我们心平气和地处理手中的工作；接送客户，40分钟可达虹桥枢纽，沿途还可选择黎里、朱家角、金泽等古镇稍作停留，让他们尽享中华传统文化之美，这对于国外客户特别重要，他们对江南水乡的兴趣远大于高楼